

經部

毛詩集解卷九

宋 段昌武 撰

魏

朱曰魏國名本舜禹故都曹曰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皆在魏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南枕河曲北涉汾水其地陿隘前漢地理志云魏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有云彼汾一曲置之河之側　水經注云故魏國城南西並去大河可二十餘里北去首山十餘里處河山之間土地迫隘故魏風著十畝之詩也而民

貧俗儉蓋有聖賢之遺風焉鄭曰一帝一王儉約周之化於是時猶存初以封同姓左傳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後為晉獻公所滅而取其地鄭曰當周平桓之世魏之變風始作至春秋魯閔之元年晉獻公竟滅之　曹曰獻公以其地封畢萬畢萬畢公高之後也今河中府解州即其地也　朱曰蘇氏曰魏地入晉久矣其詩疑皆為晉而作故列於唐風之前猶邶鄘之於衛也今按篇中公行公路公族皆晉官疑實晉詩又恐魏亦嘗有此官蓋不可考矣　曹曰魏晉皆有儉嗇之風然其詩若作在晉獻公

并吞以後則其俗漸已荒侈此詩每刺其君儉勤故知其作詩在未并於晉以前也然序皆不著其時君無得而知之

葛屨俱具反刺褊必淺反也魏地陿音洽隘於懈反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音色褊急而無德以將之

范曰魏俗所以機巧趨利如此者君心之所為也故是詩惟刺其褊　張曰夫子謂與其奢也寧儉則儉雖失中本非惡德然而儉之過則至於吝嗇迫隘計

較毫分之間而謀利之心始急矣葛屨汾沮洳園有桃三詩皆言其急迫瑣碎之意

糾糾吉黝反葛屨可以履霜摻摻所銜反女手可以縫裳要於逢反之襋紀力反之好人服之

孔曰糾糾稀疎之貌朱曰糾糾繚戾寒涼之意毛曰夏葛屨冬皮屨摻摻猶纖纖也朱曰女婦未廟見之稱也鄭曰裳男子之下服孔曰以婦人之服不殊裳故知男子之下服也曲禮曰諸母不漱裳惟舉裳不漱則衣可漱明裳為賤毛曰要褸也襋領也孔曰要是裳褸襋為

衣領說文亦云襋衣領也　范曰好人女而未婦為容好者也　毛曰好人好女手之人　孔曰服之整治之也　鄭曰魏俗至冬猶謂葛屨可以履霜　孔曰新來嫁猶謂之女可以縫衣裳　毛曰婦人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　范曰非特使之縫裳而又服要襋之功其儉嗇且急亦已甚矣　蘇曰君子之為國致隆而極廣焉故其降也猶可以不陷今葛屨而以履霜及其暑也將安用矣婦之未廟見也而使之縫裳及其成為婦也將安使之

矣

好人提提(徒兮反)宛(於阮反)然左辟(音避)佩其象揥(勅帝反)維是褊心是以為刺

毛曰提提安諦(音帝)也(范曰安徐也)宛辟貌(朱曰宛然讓之貌也)婦至門夫揖而入不敢當尊宛然而左辟(蘇曰讓而辟者必左孔曰不敢當主故就客位) 朱曰揥所以摘髮用象為之貴者之飾也

蘇曰女子始嫁而治其威儀其修如此而可以賤事使之與然褊者以為為是無益故為其益者而至

於縫裳也惟君子則不然懼其不容降矣鄭曰婦新至慎于威儀如是使之非禮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汾扶云反沮子預反洳如預反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

孔曰王肅孫毓皆以為大夫采菜崔靈恩集注序云君子儉以能勤案今定本及諸本序直云其君義亦通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音暮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毛曰汾水也說文曰汾出太原晉陽山西南入河蘇曰汾水出於晉其流及魏沮洳其漸接廉反洳者朱曰汾水名沮洳水浸處下濕之地也莫菜也孔曰莫菜者葉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今人繅以取繭緒五方通謂之酸迷鄭曰無度言不可以尺寸孔曰不可以尺寸量也是子之德美信無度矣雖然其采莫之事則非公路之禮也公路主君之輅車庶子為之晉趙盾為輅車之族是也朱曰儉嗇不似貴

人也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戶郎反

朱曰一方彼一方也史記扁鵲視見垣一方人　范曰英者草木之華也　鄭曰公行者主君兵車之行列　孔曰公路公行一官也晉成公宦卿之適以為公族其庶子為公行趙盾為軞車之族杜預云公行之官是也

彼汾一曲言采其藚音續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

乎公族

朱曰一曲謂水曲流處　毛曰藚水舃音昔也孔曰水藚如續斷寸寸有節拔之可復陸璣云今澤舃也葉如車前　鄭曰公族主君同姓昭穆也孔曰左傳曰晉荀會欒黶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是公族主君之同姓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

范曰魏君儉而不取嗇而不施君不能發政施仁而

民亦無以趨事勸功上下相離君民相棄君獨行之於上而臣民不以為非此詩所以刺時也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音遙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音基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毛曰興也園有桃其實之殽國有民得其力　程曰觀此詩可見其憂深思遠矣所刺者不能用其民耳不能用其民則不能治豈復有德教其致侵削可知

也國無政事則亡故詩人憂思之深也桃果之賤者園有桃亦用其實以為殽興國有民雖寡能用則治今不能用其民故心憂之至歌且謠誦詠之為謠毛曰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孔曰釋樂云徒歌謂之謠謠既徒歌則歌不徒矣故曰曲合樂曰歌樂即琴瑟行葦傳曰歌者合于琴瑟也歌謠對文如此散則歌未必合樂也重言人不知者不思耳其情至深切也王曰儉而非之則疑於驕朱曰彼不知我心之所憂者反以我為驕慢而曰彼君之所為已是矣而子之言獨何為哉蓋舉國之人

莫覺其非而反以憂之者爲驕也故曰心之憂矣其誰知之重言其誰知之而曰蓋亦勿思蓋曰此之可憂較然易知彼之非我特未之思耳誠思之則將不暇非我而自憂矣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毛曰棘棗也　鄭曰聊且略之辭也聊出行於國中

以寫憂程曰行國猶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范曰謂我士也罔極言責君無已也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音朔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

鄭曰役乎大國者為大國所徵發

陟彼岵音户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毛曰山無草木曰岵孔曰釋山云多草木岵無草木屺與傳正反　說文曰岵山有草木也屺山無草木也　陳曰岵也屺也岡也皆山之高處而可以瞻望者詩人各取其一以協韻耳

鄭曰無已無懈倦　蘇曰上猶尚也　毛曰旃之也　蘇曰孝子登高以望其父而不見則思其將行之戒以自慰張曰直述所以念父之意未若思父所以念己之心之為深切也　孔曰我欲行之時父教戒我曰嗟予子從軍行役之時當早起夜寐無得已止　朱曰尚庶幾慎之哉猶可以來歸無止於彼而不來也蓋生則必歸死則止而

不來矣

陟彼屺（音起）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毛曰山有草木曰屺季少子也（王曰尤憐愛少子者婦人之情也）無寐無耆（常志反）寐也　東萊曰母尚恩故曰無棄言無棄母而不歸也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毛曰山脊曰岡　蘇曰必偕必與同役者偕無獨行也

陟岵三章章六句

十畝之閒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

孔曰謂土田陿隘非謂無居宅也　王曰先王建萬國親諸侯使小事大大比小有相侵者方伯連帥治而正之是以諸侯不失其分地而庶民保其常生周道衰彊陵弱衆暴寡天子方伯連帥無以制之有國

者亦多不知所以守其封疆此詩所為作也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張曰十畝之間場圃之地又曰周制國郛之外有廳為場圃之地者疑家授十畝以毓草木孔曰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則野田不樹桑漢食貨志云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

毛曰閑閑然男女無別往來之貌或行來者或來還者孔曰還兮相呼而共歸下云逝兮相呼而共往傳總解之孔曰魏雖地狹民稠未必即然舉十畝地以喻其陋隘耳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以世反兮行與子逝兮

毛曰泄泄多人之貌　東萊曰横渠指桑地為塲圃合於古制但又謂魏地侵削外無井受之田徒有近郭園圃而已則似不然果如是民將何所食乎政使周制果家賦園圃十畞魏既削小豈容尚守古法或數家共之也況詩所謂十畞者特甚言之爾未可以為定數也

十畞之間二章章三句

伐檀徒丹反　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

仕爾

呂曰君子小人相為盛衰小人肆而君子窮此所以不得進仕也

坎坎(苦感反)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力纏反)猗(於宜反)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直連反)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音玄)貆(音暄)兮彼君子兮不素餐(七丹反)兮

朱曰坎坎用力之聲(曹曰檀木堅忍故伐之之聲坎坎然非若丁丁之易也)檀木可以為車者寘與置同　毛曰干厓也　董曰河

濁而在岸之干之側之漘者清也　毛曰風行水上成文曰漣孔曰釋水云河水清且瀾漪大波為瀾小波為淪直波為徑漣瀾雖異而義同

朱曰猗與兮同語辭也書斷斷猗無他技大學作兮莊子亦云而我獨為人猗是也　毛曰種之曰稼斂之曰穡　鄭曰胡何也　毛曰一夫之居曰廛孔曰謂一夫之田百畝也地官遂人云夫一廛田百畝揚子云有田一廛　曹曰三百廛為田三萬畝以漢志準之畝收一石有半三百廛之所收當四萬五千石昔孟子辭齊卿而宣王欲使之養弟子以萬鍾孟子以為辭十萬而受萬是大國之卿其禄之多者至于十萬鍾少亦不減萬鍾鍾六斛四斗也較三百廛之數與

萬鍾相近意者魏為小國其上卿之禄固當大國之下卿也然下章三百億其數與三百廛甚相遠絶故知詩人情性之言亦不甚拘於名數也 鄭曰冬獵曰狩宵田曰獵 孔曰狩獵取禽獸之通名周禮云大田獵王制云佐車止則百姓田獵不必皆宵田也中候云秦伯出狩駟驖云從公于狩未必皆冬獵也 朱曰貆貉類 鄭曰貉子曰貆 曹曰說文以貆為貉類云北方豸種似狐而善睡 鄭曰彼君子者伐檀之人 毛曰素空也 朱曰餐食也 東萊曰君子伐檀以自給也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悠然於河之干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者也國人見君子在

下者如此小人在位者如是乃責之曰汝未嘗稼穡禾何為而積汝未嘗狩獵貆何為而來汝獨不見夫彼河干之君子義不素餐親伐檀以自食者乎朱曰遂歎彼君子者不肯無事而空食人之食則此無功而受祿者之為空食而可賤明矣南軒曰此詩蓋譏在上者無功德於民而享其奉故以不稼而得禾不獵而得獸者為此比非必欲君子稼穡而後食也公孫丑以君子不耕而食為素餐其為詩也亦固矣其將至于為許行之徒之論故孟子闢之此特旁觀者之辭若所謂伐檀之君子方且陶陶不改其樂豈較短量長者哉蘇曰河非用車之處朱曰有人於此用力

伐檀將以為車而行陸也今乃寘之河干則但見河水之清漣而無所用以比君子進德修業將以有為而不遇其時　南軒曰為有用之物棄置河濆徒與河水之清漣相映而已猶君子之不得進仕廢放于林谷之中也

曹曰檀車而寘之河上非車之不能勢不可也若夫漸裳濡軌苟以求濟則君子有所不屑矣

坎坎伐輻音福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朱曰輻車輻也伐木以為輻也直波文之直也　蘇曰水平

則流直

鄭曰十萬曰億三百蓋言禾秉之數孔曰田方百里于今數為九百萬畝而王制云方百里為田九十億畝是億為十萬也三百億與三百廛三百囷相類若為釜斛之數則太多不類故為禾秉之數謂刈禾之把數也

毛曰獸三歲曰特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丘倫反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音純兮彼君子兮不素飧素門反兮

朱曰輪車輪也伐木以為輪也

毛曰淪小風水成文轉如輪也韓詩順流而風曰淪淪文貌

孔曰囷圓倉

郭璞

曰鶉鷂屬　毛曰熟食曰飧說文曰水澆飯也曹曰人旦則食飯飯不可留故夕則以水澆而食之薄于朝食尚不敢素也

伐檀三章章九句

碩鼠刺重斂呂驗反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孔曰蠶食者蠶之食桑漸漸以食使桑盡也猶君重斂漸漸以稅使民困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古亂反女音汝莫我肯顧逝將

去女適彼樂音洛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鄭曰碩大也大鼠孔曰陸璣云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足於頸上跳舞善鳴食人禾苗人逐則走入樹空中魏國今河東郡河北縣是也言其方物宜謂此鼠毛曰貫事也　鄭曰逝往也　朱曰爰語辭也　鄭曰我事女三歲矣曾無恩德來顧眷我往矣將去女與之訣別之辭　朱曰今將去女以適彼樂土而得我之所也

東萊曰三歲貫女蓋言魏君捂克民當去之久矣姑事之至於三歲而莫我肯顧也猶書所謂天惟五

年須暇之之意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范曰莫我肯德者不以我為德也民出力以事上不以為德而反蠶食之所以去也爰得我直者欲適從有道之國而赴愬之得其直亦樂矣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戶毛反

毛曰苗嘉穀也　范曰莫我肯勞者不以我為勞也
鄭曰郭外曰郊之往也　毛曰號呼也　張曰碩
鼠之詩聖人所為取者以君失道如此國人疾之甚
而欲去之猶有所未忍絶也故著其情於詩著其情
於詩乃其所未忍絶者也末章誰之永號謂我將去
爾而適樂郊當誰復永號於爾之土者乎此則尤可
見其情也

碩鼠三章章八句

魏國七篇十八章百二十八句

毛詩集解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集解卷十

宋 段昌武 撰

唐風 闕

毛詩集解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毛詩集解卷十一至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孫家賢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錄監生臣劉士煌

毛詩集解卷十一

宋 段昌武 撰

秦

朱曰秦國名地在禹貢雍州之域近鳥鼠山初伯益佐禹治水有功賜姓嬴氏其後中潏居西戎以保西垂其六世孫大駱生成及非子非子事周孝王養馬於汧渭之閒馬大蕃息孝王封為附庸而邑之秦至

宣王時犬戎滅成之族宣王遂命非子曾孫秦仲為大夫誅西戎不克見殺鄭曰至秦仲秦之變風始作及幽王為西戎犬戎所殺平王東遷秦仲孫襄公以兵送之王封襄公為諸侯曰能逐犬戎即有岐豐之地襄公遂有周西都畿内八百里之地至玄孫德公又徙於雍秦即今之秦州雍今京兆府興平縣是也　前漢地理志云天水隴西秦隴西國名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屋室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

以射獵為先故秦詩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及車鄰駟驖之詩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事曹曰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為官名將多出焉故秦詩多言戰鬬田獵之事 朱曰岐豐之地文王用之以興二南之化如彼其忠且厚也秦人用之未幾而一變其俗見於詩者大抵尚氣槩先勇力已悍然有招八州而朝同列之氣矣蓋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質實無鄭衛驕墮浮靡之習以善導之則易以興起而篤於仁

義以猛驅之則其彊毅果敢之資亦足以彊兵力農而成富彊之業也論至於此以見厚重者之可與有為而又以見上之導民不可不謹其所之也

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

孔曰秦仲以字配國附庸未得爵命無謚可稱　南軒曰讀車鄰駟驖之詩則立國自其始創不過盛其車馬奉養之事競於射獵之為而已盖不及於用賢制民也則其流風亦習乎是而已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都田反未見君子寺人之令力呈反

毛曰鄰鄰衆車聲也朱曰密比之聲白顛的顙也孔曰的白也顙額也額有白毛王曰白顛蓋仲之名馬若騂駵盜驪赤兎的盧之稱李曰君子指秦仲毛曰寺人內小臣也范曰寺人所以傳內外之命孔曰按夏官小臣掌王之小命天官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則天子自有小臣主王命寺人主內令不主王命矣燕禮云小臣戒與者則諸侯之有小臣亦應傳君命此說國君使寺人傳命者天子備官故外內異職諸侯兼官故內外共掌也左傳說晉獻公使寺人披伐公子重耳於蒲宋平公之喪使寺人傳達君命是亦禮之常也李曰令使也朱曰是時秦

君始有車馬及此寺人之官將見者必先使寺人通之故國人創見而誇美之也蘇曰凡此皆人君之常禮而秦之先君昔所未有也　南軒曰寺人之令若令之通謁者也令者役使之稱未見君子者得以令寺人則其謁之無壅可知矣若後世居上者有不察則其來見己者蓋反為寺人所令矣　范曰君臣相信故其下得以使之也

阪音反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田節反

毛曰興也陂者曰阪說文曰阪山脅也　曹曰按前漢地理志隴西郡有隴坻師古曰隴阪也即今之隴西北郡在隴之西故曰隴西三秦記曰其阪九回不知高幾許欲上者七日乃越高

處東望秦川然則阪者固秦地之所有也下濕曰隰瑟釋文曰弦樂也耋老也八十曰耋　蘇曰人君之有禮樂猶阪之有漆隰之有栗也　孔曰君臣事簡故並坐而觀鼓瑟鄭曰君臣以閒暇燕飲故能相安樂也　范曰今者不樂恐失時也　李曰逝者與日月逝矣之逝同皆言其歲月之往　東萊曰既見君子並坐鼓瑟簡易相親之故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悲壯感慨之氣也秦之彊以此而止於為秦者亦以此　段曰秦人之初君民以簡易相親其後既得天下乃為尊君卑臣之説上

下否塞而亡然則興國之規模其可廢哉今者不樂逝者其耋急功利樂便安之意皆在其中矣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朱曰簧笙中金葉吹笙則鼓動之以出聲者也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駟驖田結反 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

孔曰莊公生襄公 朱曰秦自非子以來世為附庸及周幽王為犬戎所敗秦仲之孫襄公救周有功平

王賜之以岐西之地於是始命為諸侯　曹曰冬田
曰狩田之大者始命而能狩修之也
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眉冀反子從公于狩
朱曰駟驖四馬皆黒色如鐵也阜肥大也六轡者兩服
兩驂各兩轡而驂馬内兩轡納之於觖故惟六轡在
手也媚子所親愛之人也　孔曰襄公乘此鐵色之
馬既肥大而又良善御人執其六轡在手而已不須
控制之也　又曰叔于田云兩驂如手言進退遲速

如御者之手蓋御之良也此云六轡在手言馬性調柔御者不勞提制在手而已蓋馬之良也　呂曰公之媚子不必如媚于天子媚于庶人者也此詩稱其始為諸侯未必能用賢但人君之奉稍備云耳曹曰所謂便嬖足使令於前者也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音捨拔蒲末反則獲

毛曰時是辰時也　朱曰牡獸之牡者也曹曰祭祀之牲不用牝皆以牡為貴長牡者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之類孔曰

獸之供食各有時節奉之者虞人翼以待射也孔甚也碩肥大也公曰左之者命御者使左其車以射獸之左也蓋射必中其左乃為中殺五御所謂逐禽左者為是故也董曰五御五曰逐禽左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右腢為上殺自左肩腢而射之達于右耳本為中殺自左髀而射之達右䯚為下殺孔曰逐禽由左禮之常法鄭曰拔括也孔曰家語論矢之事云括而羽之鏃而礪之以鏃為首故拔為末朱曰左之而舍拔無有不獲者言獸之多而射御之善也曹曰所謂命中也段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而不獲一禽公曰左之守御法也而舍拔則無不獲焉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音由車鸞鑣彼驕反載獫力驗反歇許謁反驕許喬反

蘇曰四馬乘馬閑調習也輶車輕車所以驅獸所謂驅逆之車也夏官注云驅驅出禽獸使趨田者也逆逆要不得令走驅逆之車田僕所設非君所乘曹曰逆而還之使不得逸也　朱曰鸞鈴也效鸞鳥之聲鑣馬銜也　鄭曰置鸞於鑣異於乘車也孔曰乘車以鸞在衡和在軾曹曰馬動則鳴與車軾之和相應此言御不失節也　毛曰獫歇驕皆田犬名長喙曰獫短喙曰歇驕　朱曰田事已畢故遊于

北園以車載犬蓋以休其足力也韓愈畫記有騎擁田犬者亦此類

駟驖三章章四句

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

李曰按史記秦仲誅西戎西戎殺之宣王召其子莊公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至殺幽王驪山下襄公將兵救周有功然則西戎者秦之臣子所不與共

戴天之讎也襄公承天子之命以報君父之仇其所以不能自已者豈忮忿之心哉明人倫述天理以大義驅其人而戰之此襄公所以能用其人而秦人所以樂為之用也聖人删録之意其示人也深矣春秋之義大復讎而與討賊亦是意也

小戎俴錢淺反收五楘音木梁輈陟留反游環脅驅陰靷音胤鋈音沃續文茵音因暢勑亮反轂音谷駕我騏馵之樹反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毛曰小戎兵車也董曰天子元戎諸侯謂之小戎宜也俴淺也收軫也孔曰軫車前後兩端橫木所以收斂所載故名收焉凡車之制廣皆六尺六寸其平地任載者為大車則軫深八尺兵車則軫深四尺四寸比之為淺故曰俴收五五束也楘歷錄音祿也

梁輈輈上句衡也一輈五束束有歷錄孔曰楘歷錄然文章之貌也輈轅也梁輈輈上曲句衡衡者軛也輈從軫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居衡之上而嚮下句之衡則橫于輈下而輈形穹隆上曲如屋之梁然又以皮革五處束之其文章歷錄然見也 陳曰輈車轅也其前駕於服馬之衡之上其後則乘前軫直逼後軫梁軫則穹於其上以便服馬之進退車之進退以轅為主懼轅之不堅也故一轅則五分其穹每分以皮纏束之使堅是謂五楘

游環靷環也游在

背上所以禦出也脅驅謹駕具所以止入也朱曰游環靷環也以皮為之引兩驂馬之外轡貫其中而執之所以制驂馬使不得外出也環當兩服馬之背上游移前却無定處故謂之游環亦謂之靳左傳曰如驂之有靳脅驅亦以皮為之前繫於衡之兩端後繫於軫之兩端當服馬兩脅外以驅驂馬使不得內入也曹曰兩服馬駕於衡之下旁有兩驂馬齊於服馬之頸懼驂之外出也故以環貫驂之外轡以禁其出欲出則此環牽之懼驂之內入亂服馬也故以韋二條繫衡與軫護服馬脅以止驂之入欲入則此皮從而約之也陰揜軌也靷所以引也鋈白金也續續靷也孔曰揜軌者謂輿下三面材以板木橫側車前所以陰映此軌也輈在軌前橫木映軌故鄭氏云揜軌在軾前垂輈上謂陰板垂輈上也此車衡之長惟六尺六寸止容

二服驂馬頸不當衡別以皮為二靷繫于陰板之上令驂馬引之亦謂之靷左傳曰兩靷將絕是橫軏之前別有驂馬二靷也 朱曰揜軏在軾前軫上靷者以皮二條前繫驂馬之頸後繫陰板之上有續靷之處白金沃其環以為飾也 孔曰鋈沃也非白金之名謂銷白金以沃灌靷言鋈續則是作環相接 蘇曰續靷皮之相續處綴環於其端以白金沃之也

孔曰文茵車中所坐之褥也用虎皮有文采也暢長也 朱曰轂所以貫車輪者孔曰大車之轂一尺有半兵車之轂三尺二寸比大車為長曰暢轂 毛曰騏騏文也馬左足白曰馵 朱曰君子婦人目其夫也溫其如玉美之之辭板屋者西戎之俗以板為屋 孔曰地理

志云天水隴西民以板為屋然則秦之西陲民亦板屋也毛氏言西戎板屋者此言伐戎故也心曲心中委曲之處也　孔曰襄公率國人以討賊故其從役者之家人先誇車甲之盛如此而後及其私情蓋以義興師則雖婦人亦知勇於赴敵而無所怨矣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駵音留是中騧古花反驪是驂龍盾之合鋈以觼古穴反軜音納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

孔曰孔阜甚肥大也騏馬之青黑色者　鄭曰赤身

黒鬣曰駵中中服也 孔曰黄馬黒喙曰騧驪黒色

鄭曰驂兩騑也 孔曰車駕四馬在内兩馬謂之服在外兩馬謂之騑 朱曰

盾干也畫龍於盾合而載之以為車上之衛必載二者備破毀也 孔曰盾以木為之謂之龍盾是畫龍於盾也王肅云合而載之以為車蔽也

觼環之有舌者軜驂内轡也置觼於軾前以繫軜故謂之觼軜亦銷沃白金以為飾也 孔曰觼軜謂白金飾皮為觼以納物也四馬八轡而經傳皆言六轡明有二轡常繫之馬之有轡者所以制馬之左右令之隨逐人意驂馬欲入則偪而脅驅内轡不須牽挽故知軜者納驂内轡繫於軾前其繫之處以白金為觼也 蘇曰

驂之外轡則御者執之　朱曰邑西鄙之邑也　曹曰溫其在邑者猶言在彼和平無患苦也與爰居爰處爰喪其馬者異矣　朱曰方將也將以何時為歸期乎何為使我思念之極也

俴駟孔羣厹音求矛鋈錞徒對反蒙伐有苑虎韔敕亮反鏤音漏膺交韔二弓姑弘反竹閉緄古本反縢直登反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於鹽反良人秩秩德音

朱曰俴駟四馬皆以淺薄之金為甲欲其輕而易於

馬之旋習也　鄭曰孔羣者言甚調和也　孔曰厹矛三隅矛也刃有三角鋈錞矛之下端平底者亦以白金沃之孔曰曲禮曰進戈者前其鐏進矛戟者前其錞是矛之下端者當有鐓也銳底曰鐏平底曰鐓毛氏言鐏錞者取類相明非訓為鐏也　朱曰蒙雜也伐中干也盾之別名苑文貌畫雜羽之文於盾上也孔曰畫雜鳥之羽以為盾飾其文章苑然而美司兵掌五盾各辨其等注云干櫓之屬言辨其等則盾有小大左傳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櫓是大盾故以伐為中干干伐皆盾之別名也　曹曰龍盾合而載之於軾以蔽車則蒙伐當載之於車中以蔽御者　毛曰虎虎皮韔弓室也

鄭曰鏤刻金飾也　毛曰膺馬帶也　朱曰鏤金以飾馬當胷帶也孔曰其弓則有虎皮之韔其馬則有金鏤之膺膺胷也鏤膺謂膺上有鏤是以金飾帶若今之婁胷也　蘇曰交二弓於韔備折毀也　朱曰閉弓檠也儀禮作柲緄縄縢約也以竹為閉而以縄約之於弛弓之裏檠弓體使正也孔曰既夕禮說明器之弓云有柲注云柲弓檠也弛則縛之於弓裏備損傷也以竹為之引詩云竹柲緄縢然則竹閉一名柲也毛氏言閉紲也說文云紲繫也置弓柲裏以縄繫之因名柲為紲所紲之事即緄縢是也謂以縄約弓然後納之韔中也　曹曰角弓弛則體反若不檠紲則不可復用矣　朱曰載寢載興言思

之深而起居不寧也　毛曰厭厭安靜也　蘇曰秩秩有序也　李曰婦人謂夫乃安靜善人其德音又秩秩然有序今乃從征役而不反我是以思念也曹曰德音嗣續不失條理蓋有常者也與五日為期六日不詹者異矣

小戎三章章十句

蒹古恬反葭音加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

劉曰必曰未能用者尚庶幾其有時而能用之也

黃曰不棄周禮所以存魯未能用周禮所以亡秦也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蘇路反洄音回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毛曰興也蒹葭蘆葦也孔曰蒹似萑而細高數尺牛食之肥彊蘆葦也　曹曰秦地近黄河蒹葭水草盖興所見也蒼蒼盛也白露凝戾為霜　朱曰伊人猶言彼人也一方彼一方也　毛曰逆流而上曰遡洄順流而涉曰遡游　鄭曰宛坐見貌　歐陽曰蒹葭必待霜然後堅實秦必用周禮以變其夷狄之俗蘇曰蒹葭之方盛也蒼蒼其彊勁而不適於用至於白露凝戾為霜然後堅成可施用於人秦起西

陸與戎狄雜居本以彊兵富國為先襄公以耕戰自力而不知以禮義終成之豈不蒼然盛哉然君子以為未成故其後世狃於利而不知義至商君爲之以法卒以此勝天下既勝之後二世而亡其殆有以取之矣曹曰此詩人之識微矣哉歐陽曰所謂伊人者斥襄公也南軒或曰所謂伊人謂有禮之人也謂彼襄公如水旁之人不知所適欲逆流而上則道遠而不能達欲順流而下則未免困於水中以興襄公不知所為欲慕中國之禮義既邈不能及退循其舊則又不免為夷狄也曹曰秦地在黄河之西故穆公之伯也東以河為境在水一方言其僻處西河不與中國通其朝聘會盟狐陋而無與也伊人

在水一方孤僻而無與我之從伊人也將強其所劣使之自克以禮樂襄公必不能黽勉而力行遡洄從之道阻且長之譬也將順適其所欲不改其俗之舊樂終不能有濟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之譬也　東萊曰所謂伊人猶曰所謂此理也蓋指周禮也襄公所以未能用周禮者特疑其迂耳若孝公所云安能邑邑待數千百年以成帝業也故詩人諷之以禮甚易且近特人求之非其道耳

蒹葭淒淒白露未晞音希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直尸反

曹曰淒淒清也蒹葭得秋氣而清也　毛曰晞乾也　孔曰未乾為霜躋升也曹曰升為逆降為順　爾雅曰水草交為湄

毛曰坻小渚也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道阻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曹曰采采色澤也　毛曰未已猶未止也涘厓也朱曰右不相直而出其右也　毛曰小渚曰沚　曹曰未晞未已皆未為霜則是蒹葭終不得以有成也

蒹葭三章章八句

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

故作是詩以戒勸之

歐陽曰按史記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以岐西之地襄公十二年伐戎至岐而卒子文公立十六年以兵伐戎戎敗走遂收周餘民而有之地至岐蓋自戎侵奪岐豐周遂東遷雖以岐豐賜秦使自攻取而終襄公之世不能取之但嘗一以兵至岐至文公始逐戎而取之朱曰襄公雖未能遽有周地然既有天子之命矣仲梁子曰王者無外命之則成矣

曹曰信如遷說則取周地者乃文公非襄公也蓋毛公詩至劉歆始請列於學官猶未得立馬遷作史

時未見毛序也
當以序為正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於角反丹其君也哉

毛曰興也終南周之名山中南也條槄梅枏也孔曰槄郭璞云今之山楸陸璣云皮葉白色亦白宜為車板梅郭璞曰似杏實酢曹曰終南秦之望也條梅皆良材言終南所有富而且美也朱曰終南在今京兆府之南

朱曰君子指其君也　鄭曰至止者受命服於天子而來也諸侯狐裘錦衣以裼之楊曰玉藻云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孔曰玉藻注云以素錦為其衣而覆之

也渥厚漬〈辭賜反〉也顏色如厚漬之丹言赤而澤也

蘇曰終南則有草木以自衣被而成其深君子則有服章以自嚴飾而成其尊　朱曰欲其修德以稱之故盛陳容貌衣服之美以戒勸之也　東萊曰其君也哉猶書所謂孺子王矣戒之之辭也　程曰終南崇高厚大以興君位之尊山之高大必生美材人君尊崇必有令德有令德故宜稱顯服又美其容貌稱人君之位也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音弗〉衣繡裳佩玉將將〈七羊反〉壽考不忘

程曰紀稜角堂平寛朱曰紀山之廉角也堂山之寛平處也　毛曰紀基也堂畢道平如堂也　孔曰基謂山基也畢終南之道各道之側其崖如堂之牆也　曹曰紀崔靈恩作杞曰終南之旁有杞山字當作杞堂爾雅說文皆以山如堂者曰室謂其形如堂室也此言終南形勢之壯也

毛曰黒與青謂之黻朱曰黻之狀亞兩已相戾也五色備謂之繡朱曰繡刺繡　曹曰黻衣繡裳祭服也禹所謂致美乎黻冕采芑斯干所謂朱芾斯皇皆祭服也蓋黻蔽膝之服也六冕皆有之惟祭服謂之黻其他則謂之韠先儒以為希冕三章之服非也夫希冕以粉米為衣以黻黼為裳此詩方對繡裳言之安得又謂之黻裳故知黻衣為黻冕也諸侯之冕服惟享王於廟助祭於天子則服焉此外惟二王後得服之以自祭其他諸侯則玄冕而祭於己耳

朱曰將

將佩玉聲也壽考不忘者欲其君居此位服此服長久而安寧也亦勸戒之辭曹曰襄公雖據秦國形勢之壯當盡臣節服其命服以時而來聘享於王庭久而不失其職佩玉將將然德音有常而無懈乃得長享有秦國壽考不忘矣此戒勸之意

終南二章章六句

黄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

孔曰左傳文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黄

鳥殺人以葬環其左右曰殉不刺康公而刺穆公是穆公命從己死此人自殺從之董曰陳乾昔魏顆從其治命不以為殉君子美之然康公得無罪乎詩人特以傷賢者之不得死然方責穆公死而棄民故舉其重者　朱曰三人者不食其言以死從君而詩人不以為美者死不為義不足美也　東坡和陶三良詩曰此生太山重忽作鴻毛遺三子死一言所死良已微賢哉晏平仲事君不以私我豈犬馬哉從君求蓋帷殺身固有道大節要不虧君為社稷死我則同其歸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真孝愛三良安足希仕宦豈不榮有時纓憂悲所以靖節翁服此黔婁衣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

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子廉反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毛曰興也朱曰以所見起興也陶詩曰荊棘籠高墳黃鳥聲正悲　李曰交交飛而往來之貌　孔曰黃鳥止棘而得其所　毛曰子車氏奄息名　王曰百夫之特則特出於百夫　鄭曰穴壙也　毛曰惴惴懼也　鄭曰慄悼慄也彼蒼者天愬之　毛曰殲盡良善也孔曰盡殺我善人　朱曰此奄息之死若可以他人贖之則人雖有百身亦皆

願贖之矣愛之甚也

交交黄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戸郎反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鄭曰防猶當也言此一人當百夫東萊曰訓防為當者蓋如提防之防水也

交交黄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

人百其身

王曰百夫之禦則能禦百夫者也

黄鳥三章章十二句

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

孔曰康公罃穆公子

鴥尹橘反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毛曰興也鴥疾飛貌晨風鸇之然反也孔曰陸璣疏云鸇似鷂青黄色

燕頷句喙嚮風搖翅乃因風飛急疾擊鳩鴿燕雀食之　鬱積也北林林名也憂心欽欽思望之心中欽欽然程曰欽欽不解之意忘我實多今則忘之矣　程曰以晨風興君子者取其去來之疾人君好賢待士有道則賢者歸之禮貌不至則浩然去矣林木茂盛則飛鳥所集興朝廷有道則賢者所就也如何如何歎其如是也此詩主賢者見棄之意而言故云忘我　東萊曰此詩亦如權輿刺康公與賢者有始而無終未見君子憂心欽欽言康公初立

想望賢者如是之切也如何如何忘我實多責其不能終也

山有苞櫟盧狄反隰有六駁邦角反未見君子憂心靡樂音洛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李曰苞叢生也　毛曰櫟木也陸草木疏云秦人謂柞櫟為櫟河內人謂木蓼為櫟此秦詩也宜從其方土之言柞櫟是也　孔曰王肅云言六據所見而言也　陸璣疏曰駁駁馬駁馬梓榆也其樹皮青白駁犖遙視似駁馬故謂之駁馬毛曰駁如馬倨牙食虎豹草

木疏云下章云山有苞棣隰有樹檖皆山隰之木相配不宜云獸　朱曰靡樂憂之甚也　蘇曰山則櫟隰則有駮可以大國而獨無其人乎

山有苞棣（音悌）隰有樹檖（音遂）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毛曰棣唐棣也檖赤羅也（釋木曰赤羅今楊檖也實似梨而小酢可食）

朱曰如醉憂又甚矣　東萊曰秦之寡恩於晨風權輿二詩見之

晨風三章章六句

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呼報反攻戰亟欺冀反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

孔曰康公以文七年立十八年卒按春秋文七年晉人秦人戰于令狐十年秦伯伐晉十二年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十六年楚人秦人滅庸見于經傳者已如是是其好攻戰也　朱曰襄公以王命攘戎狄報君父之讎故征伐不休而詩人美之康公令狐河曲之

戰修私怨逞小忿故好攻戰亟用兵而詩人刺之詩可以觀於此見矣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抱毛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毛曰袍襺也孔曰玉藻云纊為襺緼為袍純著新綿名為襺雜用舊絮名為袍戈長六尺六寸矛長二丈　陳曰仇怨也朱曰其懽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　蘇曰古者君與民同其甘苦非謂其無衣也然有是袍也願與之同之故于王之興師也民皆自修

其戈矛而與之同仇矣傷今無恩於民而用其死也

秦本周地故其民猶思周之盛時而稱先王焉　范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者上與其下之辭也　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者下與其上之辭也　南軒曰上有與子同袍之心則下有與子同仇之願矣　曹曰王始曰興師則民已各自修其戈矛矣不戒而孚不令而服也　陳曰驪山之禍極矣秦人將用岐周之故地而雪驪山之恥故雖婦人之愚不以為不可晉襄秦穆自殽之敗迭為兵主秦康晉靈皆已易世修怨不已故國人刺其亟用兵也其意以謂若以王命興師則吾固當奮袂前驅修戈矛繕甲兵同恤公上之事何至徒犯鋒鏑以供其私怨哉嗚呼周室至微矣而民猶欲與之同仇惜乎微弱已甚不能出征伐之命而諸侯急於私憾所以終致不振也　陳曰襄公

攘西戎救王室之難因此列為諸侯故其民至是猶知王室之尊然後知東遷之後王室雖微而本於人心者未泯民讀文侯之命者歎平王之無志其有以哉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

鄭曰澤褻衣近汙垢朱曰澤褻也以其親膚近於垢澤故謂之澤　戟車戟常也孔曰常長丈六　毛曰作起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毛曰行往也

無衣三章章五句

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麗(力馳反)姬之難(乃旦反)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

曹曰晉獻公武公之子也武公卒獻公詭諸立烝於武公之妾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又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

其子奚齊乃賂二五（外嬖梁五 東關嬖五）與共譖太子申生而殺之因欲併去二公子於是重耳奔蒲夷吾奔屈僖五年獻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奔翟九年獻公卒晉里克丕鄭欲納二公子以二公子之徒作亂殺奚齊卓子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於是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夷吾是為惠公惠公卒其子懷公立秦伯納文公入使殺懷公于高梁然則文公之於秦穆姬異母兄弟也當其入晉也兄弟姊妹無存者矣康

公見之烏得不興感耶　范曰見舅而思其母此人之情也人能充是心則孝亦無所不至矣若康公者未能充之也然其以是心而作是詩亦足以為孝矣

南軒曰康公為太子送舅氏而念母之不見是固良心也及其即位循是心而賦是詩是以夫子有取焉而卒不能自克於令狐之役怨欲害乎良心也使康公知循是心養其端而充之則怨欲可消矣秦晉自殽之役日尋干戈使康公即位能推其愛舅之心

釋舊怨修新好則兩國之民不勝其幸其為孝豈不大哉惜不能善推其所為也　叚曰康公忘父之業而盡棄其賢臣念母之愛而獨厚於舅氏父母一也忘於彼而念於此蓋良心之不克充也始而念母則賦渭陽之詩終而伐晉則有令狐之役舅家一也親於前而仇於後蓋良心之不能繼也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黄（繩證反）

毛曰母之昆弟曰舅　鄭曰秦是時都雍至渭陽者

蓋東行送舅氏於咸陽之地孔曰漢地理志云古扶風渭城縣故咸陽也其地在渭水之北　毛曰贈送也　董曰巾車金路以封同姓象路以封異姓革路以封四衛木路以封蕃國皆諸侯也故人君之車曰路車曹曰秦伯所有之路象路也故太子得以為贈朱曰乘黄四馬皆黄也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毛曰瓊瑰石次玉　曹曰瓊赤玉也玫瑰火齊珠也孔曰佩玉之制惟天子用純諸侯以下玉石雜用之　王曰至渭陽者送之遠

也悠悠我思思之長也路車乘黄瓊瑰玉佩贈之厚也

渭陽二章章四句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

毛曰夏大也　蘇曰渠渠深廣也　毛曰承繼也

權輿始也　朱曰言康公其初有渠渠之夏屋以待賢者而其後待賢之意寖衰供億寖薄賢者每食而

無餘於是歎之言不能繼其始也漢楚元王敬禮申公白公穆生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嘗為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申公白公强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徳歟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此詩其當之矣

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孔曰簋是瓦器容斗二升方曰簠圓曰簋簠稻粱器也

簋黍稷器也　朱曰四簋禮食之盛也

權輿二章章五句

秦國十篇二十七章百八十一句

毛詩集解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集解卷十二

宋 段昌武 撰

陳

鄭曰陳者太皞虙犧氏之墟帝舜之胄有虞閼父者為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封其子嬀滿於陳孔曰左傳史趙云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則胡公姓嬀武王所賜也都於宛丘之側是曰陳胡公以備三恪孔曰鄭駁異義云三

恪尊於諸侯畢於二王之後樂記云武王未及下車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乃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則明陳與薊祝共為三恪妻以元女太姬其封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澤西望外方東不及明豬孔曰明豬猶尚書作盟豬即爾雅宋有孟諸是也太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為之五世至幽公當厲王時政衰大夫淫荒所為無度國人傷而刺之陳之變風作矣　蘇曰陳之變風其原出於太姬蓋列國之風皆有所自起方周之盛時王澤充

塞其善者篤於善不善者以禮自將亦不至於惡其後周德既衰諸侯各因其舊俗而增之善者因善以入於惡而不善者日以益甚故晉以堯之遺風為儉不中禮陳以太姬之餘俗為游蕩無度亦理勢然也

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

孔曰幽公寧慎公子當厲王時

子之湯他郎反兮宛丘之上兮洵音荀有情兮而無望兮

李曰子稱幽公也　毛曰湯蕩也四方高中央下曰

宛丘孔曰李巡孫炎注爾雅皆云中央下惟郭璞曰宛丘謂中央隆峻狀　朱曰言此人游蕩於宛丘之上信有情思而可樂矣然無威儀可瞻望也　東萊曰湯雖訓蕩與徑斥為淫蕩者辭氣緩急猶不同洵有情兮而無望兮從容不迫而諷切之者深矣

坎苦感反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直置反其鷺羽

毛曰坎坎鼓聲　朱曰值遇也　爾雅曰鷺舂鉏陸璣云齊魯謂之舂鉏遼東樂浪謂之白鷺青脚頭上有長毛十數枚　毛曰鷺鳥之羽

可以為翿 鄭曰翿舞者所持以指麾 孔曰持鷺羽翿身而舞 朱曰言無時不遇其出遊而舞於是也 范曰冬夏祁寒大暑之時也人之好樂於是時必少息焉今也無冬無夏則其他時可知矣

坎其擊缶方有反 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翿音導

毛曰盎烏浪反謂之缶 孔曰離九三鼓缶而歌是樂器又是酒器左傳襄公九年宋災具綆缶則又是汲水之器然則缶可以節樂若今擊甌又可以盛水盛酒即今之瓦盆也 翿翳也

坎六四樽酒簋貳用缶注云大臣以王命出會諸侯主國尊於簋副設玄酒以缶則

宛丘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枌符云反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欺冀反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

孔曰應劭云古者二十畝為一井因為市交易漢書食貨志一井八家家有私田百畝公田十畝餘二十畝以為井竈廬舍據其交易之處在廬舍故言二十畝爾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況浦反子仲之子婆娑素何反其下

毛曰枌白榆也栩杼也東門宛丘國之交會男女之所聚子仲陳大夫氏　張曰婆娑不必是舞但裴徊翱翔之義士大夫之子不得過市今也遨遊於市井

中毛曰婆娑舞也

穀旦于差初佳反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毛曰穀善也　鄭曰差擇也績麻者婦人之事也

范曰市所以易貨聚民而婦人廢其紡績於此乎婆娑　歐陽曰子仲之子常婆娑於國中樹下以相誘說因道其相誘之語曰當以善旦期於國南之原野下章又述其相約以往范曰先王惡夫飽食而逸居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所以愛日也今也民於善日則擇高明之地而荒樂焉

穀旦于逝越以鬷子公反邁視爾如荍祁饒反貽我握椒

毛曰逝往也　鄭曰越於鬷揔也　毛曰邁行也荍芘音毗芣音浮也陸璣云芘芣一名荆葵似蕪菁華紫緑色可食微苦　孔曰男女總集而行往所謂之處　鄭曰男女交會而相説曰我視女之顔色美如芘芣之華然女乃遺我一握之椒交情好也孔曰椒之實芬香故以相遺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衡門誘音酉僖公也愿音願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

君也

孔曰僖公孝幽公子 歐陽曰詩人以陳僖公其性不懲放可勉進於善而惜其懦而無自立之志故作是詩以誘進之

衡門之下可以棲音西遲泌悲位反之洋洋可以樂音洛飢

毛曰衡門橫木為門言淺陋也 孔曰衡古文橫字故知衡門橫木為門門之深者有阿塾堂宇此惟橫木為之言其淺也 棲遲遊息也泌泉水也 朱曰洋洋水安流廣長之貌 歐陽曰衡門雖淺陋亦可以遊息於其下泌水洋洋然閱之而樂則亦可以

忘飢言陳國雖小苟有意以立事則亦可以有為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音房豈其取音娶妻必齊之姜

陸曰里語曰洛鯉河魴貴於牛羊則魴鯉乃魚之美者　鄭曰齊姜姓　歐陽曰其首章既言雖小國亦有可為其二章三章則又言何必大國然後可為譬如食魚者凡魚皆可食若必待魴鯉則不食魚矣譬如取妻諸姓之女皆可取若待齊宋之族則不取矣是首章之意言小國皆可為而二章三章言大國不可

待而得蘇曰食魚必魴鯉取妻必姜子則終身有不獲者矣故從其所有而為之及其至也雖天下之美無加焉不然雖有天下之至美而常抉不足之心以待之則終亦不為而已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鄭曰宋子姓

衡門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

鄭曰觀齊雞鳴之詩其相警戒之言則閨門之興笑

歌晤言固足以浸漬其君之心而革其惡此東門之詩所以思賢女也李曰自古人君修身謹行而無流連荒亡之禍者非特有忠臣義士亦由賢妃正女夙夜警戒以成其德周宣王之姜后齊桓公之衛姬楚莊王之樊姬是也不獨人君為然吳許升少為博徒妻呂榮躬勤家業以奉養其姑數勸升修學升每為不義輒流涕進規榮父疾升乃呼榮欲改嫁之榮歎曰命之所遭義無離貳終不肯歸升感激自厲乃尋師遠學遂以成名賢女之助如此

東門之池可以漚烏豆反麻彼美淑姬可與晤五故反歌

毛曰池城池也漚柔也鄭曰於池中柔麻使可以緝績孔曰謂漸漬使之柔忍也

董曰周姬姓陳因元女以封故詩人猶言淑姬

孔以姬姜為婦人之美稱於書無所考　鄭曰晤猶對也言淑姬宜與對歌相切化也孔曰傳以晤為遇釋言云遇偶也亦為對偶之義　蘇曰陳君荒淫無度不可告語故其君子思得淑女以化之於内婦人之於君子日夜處而無間庶可以漸革其暴如池之漚麻漸漬而不自知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直呂反　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陸疏曰紵亦麻也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歲種范曰紵以當暑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古顔反　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孔曰菅茅屬柔韌宜為索漚乃尤善菅者已漚之名未漚則但名為茅也范曰菅以為屨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魚敬反女猶有不至者也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子桑反　昏以為期明星煌煌音皇

毛曰興也牂牂然盛貌　鄭曰親迎之禮以昏時

朱曰明星啟明也煌煌大明貌東門蓋此人親迎之所以其所見起興曰東門之楊則其葉牂牂矣昏以為期而明星煌煌矣　毛曰昏以為期明星煌煌期而不至也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普貝反昏以為期明星晢晢之世反

毛曰肺肺猶牂牂也晢晢猶煌煌也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

民焉

陳曰此詩雖以刺佗乃是耆舊之賢者備見始末追咎先君不能為佗置良師傅致有弑逆之事也朱曰陳佗文公子桓公鮑之弟也桓公疾病佗殺其太子免而代之桓公卒而佗立明年為蔡人所殺此詩刺佗而追咎先君不能為佗置良師傅以至於此也

墓門有棘斧以斯所宜反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

毛曰興也墓門墓道之門斯析也幽閒音閑希行生此

棘薪惟斧可以開析之　蘇曰夫陳佗也　程曰人情不修治則邪惡生猶道路不修治則荊棘生故以興焉墓門有荊棘則當以斧斤開析之佗才不善宜得賢師良傳以道義輔正之今夫也不良衆皆知之而不去自昔誰如是乎此追咎自佗幼小不擇師傳致成其惡誰昔然矣猶云從來誰如是乎蘇曰知而不之去昔誰為此乎蓋歸咎桓公也　爾雅曰誰昔昔也

墓門有梅有鴞戶驕反萃徂醉反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

予不顧顛倒思予

毛曰鴞惡聲之鳥也孔曰鴞一名梟一名鴟䳌卬云為梟為鴟俗說以為鴞即土梟非也陸疏云鴞大如班鳩綠色入人家凶賈誼所賦鵩鳥是也萃集也訊告也釋文云韓詩云訊諫也程曰前章言有棘言佗之不善後章言有梅深咎輔導之使然梅美木雖美木生墓門荆棘荒蕪之處則惡鳥萃矣雖有良心善性與不善人處則惡歸矣朱曰夫也不良則有歌其惡以訊之者矣訊之而不予顧至於顛倒然後思予則豈有所及

哉亦追咎之辭也　東萊曰墓門幽深之地與其惡也墟墓之間荆棘最難去非用斧不足以除之佗之惡大矣非嚴師傅痛掊擊之亦莫能去其惡也墓門有梅有鴞萃止言佗之性質本非惡為師傅所累也左傳載佗勸陳侯許鄭平親仁善鄰之言中於事理蓋非昏愚者陳侯不許卒見侵伐既而徐思佗言復與鄭和遣佗往鄭涖盟佗與鄭伯盟歃如忘洩伯料其必不免考其歲月纔數年爾而蠱惑變壞如是此

詩人之所傷也

墓門二章章六句

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

孔曰宣公杵臼莊公弟

防有鵲巢邛其恭反有旨苕徒彫反誰侜陟留反予美心焉忉都勞反

毛曰興也防邑也邛丘也後漢郡國志陳縣注博物記曰邛地在縣北防亭在焉

孔曰鵲畏人而近人非邑有樹木則鵲不巢

鄭曰旨美也劉曰旨者地荒則草美茂也毛曰苕草也孔曰苕之華傳云苕陵苕此直云苕草彼陵苕好生下濕此則生於丘與彼異也陸疏云苕苕饒也蔓生莖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可生食如小豆藿也侜張誑也朱曰侜張欺誑也朱曰忉忉憂勞之貌歐陽曰讒言惑人非一言一日之致必由積累而成如防之有鵲巢漸積構成之爾又如苕饒蔓引牽連將及我也程曰有叢林之蔽翳則鵲巢之興人心有蔽昏則讒誣者至丘言平廣之地則有美草興人心高明平夷則來善言程曰侜謂譸張迂回誣罔人者必迂曲以致其惡予美心所賢者憂

譏誣賢善也

中唐有甓蒲歷反邛有旨鷊五歷反誰侜予美心焉惕惕吐歷反

毛曰中中庭也唐堂塗也孔曰堂下至門之徑也甓令音零適都歷反也爾雅曰瓴甋謂之甓郭璞曰瓴甋甎也鷊綬草也陸璣疏曰鷊五色作綬文故曰綬草

程曰惕惕懼也　歐陽曰中唐有甓非一甓也亦以積累而成綬草雜衆色以成文猶多言交織以成惑義與貝錦同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月出刺好呼報反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音悅美色焉

王曰詩所言者說美色而已然序知其不好德者子夏曰賢賢易色蓋說色如此喪其志矣未有能好德者也

月出皎兮佼古卯反人僚音了兮舒窈烏了反糾其趙反兮勞心悄七小反兮

毛曰興也皎月光也 孔曰佼好之人 朱曰窈幽

遠也糾愁結也 毛曰悄憂也王曰悄言不說而靜默 朱曰當月出之時而思佼人之好欲一見之以舒窈糾之情而不可得是以爲之勞心悄然也毛曰舒遲也窈糾舒之姿

月出皓兮佼人懰力久反兮舒懮於久反受兮勞心慅七老反兮

董曰皓月光 蘇曰懰好也 朱曰懮受憂思也蘇曰懮受舒之姿也 王曰慅言不安而騷動

月出照兮佼人燎力召反兮舒夭於表反紹兮勞心慘七感反

兮

董曰照月光之被物　蘇曰燎明也董曰燎則其光與月並

朱曰天紹糾緊之意　王曰慘言不舒而幽愁　東

萊曰此詩用字聱牙意者其方言歟

月出三章章四句

株陟朱反林刺靈公也淫乎夏戶雅反姬驅馳而往朝夕不

休息焉

鄭曰夏姬陳大夫妻夏徵舒之母鄭女也徵舒字子

南夫字御叔　孔曰靈公平國共公子楚語云昔陳御叔娶於鄭穆公女生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宣九年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傳曰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廄射而殺之

胡為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毛曰株林夏氏邑也夏南夏徵舒也　孔曰徵舒以氏配字謂之夏南楚殺徵舒左傳謂之戮夏南實從夏南之母言從夏南者婦人夫死從子夏南為其家主故以夏南言之

駕我乘繩證反馬說音稅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鄭曰說舍也馬六尺以下為駒　東萊曰首章鄭氏

文義皆善但不當以為靈公觝拒之辭彼相戲於朝猶不知恥亦何觝拒之有盖國人問靈公胡為乎株林而從夏南乎詩人則為之隱曰靈公非適株林從夏南乃他有所往爾然而駕我乘馬則舍于株野矣乘我乘駒則又食于株矣雖欲為之隱亦不可得也

株林二章章四句

澤陂彼皮反　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説憂思息嗣反感傷焉

王曰東門之枌宛丘之應也澤陂株林之應也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音何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為涕他弟反泗音四滂普光反沱徒何反

毛曰興也　董曰傳曰澤水之鍾也　毛曰陂澤障也孔曰澤障謂障水之岸　說文曰蒲者似莞音桓而褊有脊滑柔而溫爾雅曰莞苻蘺邢昺曰本草云白蒲一名苻蘺楚謂之莞蒲　毛曰荷芙音符蕖其居反也爾雅曰荷芙蕖其莖茄其葉蕸其本蔤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郭璞曰荷別名芙蓉江東呼荷蔤莖下白蒻在泥中者蓮謂房也　鄭曰寤覺音教也　毛曰

自目曰涕自鼻曰泗　孔曰目涕鼻泗俱下滂沱然

蘇曰婦人之色如蒲荷之美思而不見故憂傷涕泗也

彼澤之陂有蒲與蕳古顔反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其員反寤寐無為中心悁悁烏玄反

毛曰蕳蘭也　蘇曰卷好也　毛曰悁悁猶悒悒也

彼澤之陂有蒲菡戶感反萏大感反有美一人碩大且儼魚檢反寤寐無為輾張輦反轉伏枕

毛曰菡萏荷華也　李曰儼者容貌儼然也毛曰儼矜莊貌

朱曰輾轉伏枕卧而不寐思之深且久也　東萊曰變風始於雞鳴終於澤陂凡一百二十八篇而男女夫婦之詩四十有九抑何多耶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男女者三綱之本萬事之先也正風之所以為正者舉其正者以勸之也

變風之所以為變者舉其不正者以戒之也道之升降時之治亂俗之汙隆民之死生於是乎在録之煩悉篇之複重亦何疑哉

澤陂三章章六句

陳國十篇二十六章百二十四句

毛詩集解卷十二

毛詩集解卷十三

宋 段昌武 撰

檜

鄭曰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孔曰左傳梓慎云鄭祝融之墟也鄭滅檜而處之故知檜是祝融之境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曹曰分為八姓惟妘姓檜者處其地焉釋文曰武王封祝融之後於濟洛河潁之間為檜子 朱曰今

鄭州即其地也周夷王厲王之時檜公不務政事而好潔衣服大夫去之於是檜之變風始作孔曰按鄭語史伯於幽王之世為桓公謀滅虢檜云檜仲恃險羔裘之作在檜仲之前不知其幾世也東萊曰檜至平王之初桓公滅之其風之變固在於東遷之前然未必知其為夷厲之世也朱曰周衰檜為鄭桓公所滅其世次微不傳故其作詩之世不可得而推蘇氏則以為檜詩皆為鄭而作正如邶鄘之於衛其國比鄰於虢

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潔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作是詩也

張曰羔裘之詩言其所事惟在於衣服之間則其不能自強於政治可知矣范曰君有過則諫諫而不聽則去　鄭曰以道去其君者三諫不從待放於郊得玦乃去　孔曰公羊傳曰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范甯曰君賜之環則還賜之玦則往荀卿云召人以環絕人以玦

羔裘逍遥狐裘以朝直遥反　豈不爾思勞心忉忉音刀

毛曰羔裘以遊燕狐裘以適朝鄭曰諸侯之朝服緇衣羔裘　蘇曰錦衣狐裘所以朝天子之服也　范曰急於遊燕而怠於政治此賢人所以去也夫忠臣之事君言不用而去之不得已也

其心豈舍君哉故曰豈不爾思勞心忉忉朱曰孟子去齊其心如此

羔裘翶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鄭曰翶翔猶逍遥也　毛曰堂公堂也

羔裘如膏古報反日出有曜羊照反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朱曰羔裘之色潤澤如脂膏所漬日出照之則有光曜　毛曰日出照曜然後見其如膏

羔裘三章章四句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

朱曰喪禮為父為君斬衰三年為母齊衰三年毛曰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衎衎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于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力端反兮勞心慱慱徒端反兮

毛曰庶幸也素冠練冠也孔曰素白也此冠練布使熟其色益白喪禮至朞而

練至祥乃除練後常服此冠故為練冠也棘急也朱曰喪事欲其總總耳哀遽之狀也欒欒瘠貌慱慱憂勞也 張曰不能三年不期而除則未始用練冠曾曰不能三年雖不知為服歲月然寧我謂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齊宣王曰為期之喪猶愈於已乎古之不能三年者意皆如此詩人思見練冠蓋當時止為一歲服歟 范曰檜當夷厲之時已如此則孔子孟子之世可知也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毛曰素冠故素衣也 朱曰與子同歸言其愛慕之辭也

庶見素韠音畢兮我心藴於粉反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朱曰韠蔽膝也以韋為之冕服謂之韍其餘曰韠韠從裳色素衣素裳則素韠也藴結者思之不解也與子如一甚於同歸矣　東萊曰鄭康成王肅皆以素冠為大祥之冠蓋引喪服已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之文其說誤矣惟其不能三年是以嗟傷不見既練之冠若除喪之縞冠雖使短喪其除之也蓋亦服是冠矣至于二章之素衣鄭說尤不通朝服緇衣

素裳初無素衣之制遂轉衣為裳其牽合益甚矣三章之素韠於既練之服雖無所考觀詩者亦當得其大意不必委曲瑣細拘於禮文況為鄭說者既曰衣者衣裳之大名則為毛說者亦曰韠從裳色衣裳既素則必有素韠豈不可乎孔氏又謂經傳未有以布為素者殊不知經傳以色白為素如繪事後素之類多矣不必專以帛為素也

素冠三章章三句

隰有萇丈羊反楚疾恣姿刺反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

隰有萇楚猗於可反儺乃可反其枝夭於驕反之沃沃烏毒反樂子之無知

毛曰萇楚銚音遙弋也孔曰郭璞云今羊桃也或曰鬼桃陸疏云葉長而狹華紫赤色其枝莖弱過一尺引蔓于草上孔曰猗儺然枝條柔弱毛曰夭少也呂曰萇楚始生猶能自立然枝幹柔弱至長則引蔓于草上則既長不如初生之自立故引以為

喻

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鄭曰無家謂無夫婦室家

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朱曰無室猶無家也　東萊曰夭如厥草惟夭之夭謂萇楚始生之時也隰有萇楚猗儺其枝柔弱牽蔓盖如人之多慾者矣反思始茁其牙未有牽蔓之時生意沃沃然盖甚可愛也此所謂赤子之心也此檜

君未有知識未有室家之時也曰無知無家無室者

蓋疾其君之多慾故其辭過而激

隰有萇楚三章章四句

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乃旦反而思周道焉

東萊曰匪風下泉思周道之詩獨作於曹檜何也曰

政出天子則彊不陵弱各得其所政出諸侯則徵發

之煩供億之困侵伐之暴惟小國偏受其害所以睠

懷宗周為獨切也戰國時房喜為韓王曰大國惡有

天子而小國利之以此二詩驗之其理益明賈誼欲衆建諸侯而少其力雖其言畧而不精亦可謂少知治體矣　黄曰欲觀周之所以得民者當於此詩觀之

匪風發兮匪車偈起竭反兮顧瞻周道中心怛都達反兮

朱曰發飄揚貌偈疾驅貌　鄭曰迴首曰顧　毛曰怛傷也　程曰顧瞻盼戀思而傷怛也　朱曰周道適周之路言常時風發而車偈則中心怛然今非風

發也非車偈也特顧瞻周道而思王室之陵遲故中心為之怛然耳張曰人之不安常如在風中車上鄭箋曰非風也而其至發發非車也而其行偈偈董曰猶匪兕匪虎率彼曠野之意言政之亂而人之不安也毛曰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偈疾驅非有道之車前漢王吉上疏曰韓詩云匪風發兮匪車偈兮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偈偈者蓋傷之也程曰匪風不和之風匪車無法之車

匪風飄兮符遙反匪車嘌兮匹遙反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毛曰迴風曰飄孔曰旋風朱曰嘌漂搖不安之車弔傷也

誰能亨普庚反魚溉之釜符甫反鬵音尋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毛曰溉滌鬵釜屬孔曰釋器云䰝謂之鬵孫炎曰關東謂甑為鬵然則鬵是甑亨魚用釜不用甑雙舉者以其俱是食器故連言之耳䰝即陵反鄭曰檜在周之東故言西歸孔曰是時檜在滎陽周都豐鎬周在於西程曰魚美好之物人所欲興善政人所思朱曰誰能亨魚乎有則我願為之溉其釜鬵誰將西歸乎有則我願慰勞之以好音勉之言有能興周道者則已將歸之也毛曰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知亨魚則知治民矣張曰溉之釜鬵欲治民不煩也溉沃之使水多也水寬則魚不壞政亦

務寛

匪風三章章四句

檜國四篇十二章四十五句

毛詩集解卷十三